

哥

LUXUN

大

DAGE

忆

HUIYI

回

鲁迅

周建人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和鲁迅

鲁迅寄希望于红军

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鲁迅幼年的学习和生活

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英雄

略谈关于鲁迅的学习

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

鲁迅是很喜爱儿童的

回忆鲁迅片断

还是生在中国好

新发现的鲁迅的一首题诗

略谈鲁迅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鲁迅的著作

学习鲁迅永葆革命青春

关于在绍兴的鲁迅故居

鲁迅和周作人

一个世纪三个时代

鲁迅诞生百年感言

鲁迅也热爱自然科学

关于鲁迅先生的有些性格

宋庆龄是鲁迅的亲密战友

鲁迅与思想革命

回忆鲁迅的学习和教育活动

鲁迅没有走通科学救国的路



周建人著

回忆大哥

鲁迅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大哥鲁迅 / 周建人编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9

ISBN 7-5320-7596-6

I. 回... II. 周... III. 鲁迅 (1881~1936)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446 号

回忆大哥鲁迅

周建人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50,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50 本

ISBN 7-5320-7596-6/I·2 定价:(软精)15.50 元

目 录

- 001 鲁迅先生小的时候
- 003 鲁迅放学回来时做些什么
- 006 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 011 鲁迅的幼年时代
- 015 鲁迅幼年的学习和生活
- 023 回忆鲁迅的学习和教育活动
- 033 略谈关于鲁迅的学习
- 036 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
- 044 阿 Q 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
- 051 鲁迅也热爱自然科学
- 054 鲁迅先生和自然科学
- 057 鲁迅先生和植物学
- 064 鲁迅为青年服务一斑

- 067 关于鲁迅的断片回忆
075 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英雄
078 鲁迅没有走通科学救国的路
088 鲁迅寄希望于红军
096 略谈鲁迅
110 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
120 回忆鲁迅片断
129 关于在绍兴的鲁迅故居
133 鲁迅和周作人
145 鲁迅是很喜爱儿童的
148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和鲁迅
163 宋庆龄是鲁迅的亲密战友
167 关于鲁迅先生的有些性格
173 一个世纪 三个时代
177 鲁迅诞生百年感言
179 鲁迅与思想革命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184 新发现的鲁迅的一首题诗
192 还是生在中国好

199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

202 从章太炎、刘半农谈起

附录

211 鲁迅和瞿秋白/王蕴如

216 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断/王蕴如

225 鲁迅和茅盾的一次会面/周晔

236 鲁迅与车夫/周晔

238 编后记/顾明远

鲁迅先生小的时候

《救亡日报》叫我写一篇关于鲁迅先生小时候的事情，我答应了，但仔细想想，我记得的不多。原来我们兄弟中鲁迅先生最大，我是第三，如果将未满一岁去世的阿姊计算在内，应该是第四。年纪既相差得较多，知道的事情就少，能够记得的也少了。

但是他糊纸盔甲的事情是记得的，这时期大概正在寿镜吾先生的书房里读书。纸盔甲用几种颜色纸剪成糊成，样式的种类很多。还有各种兵器，有柄的用竹丝做柄，像长矛，画戟，钺斧等，应有尽有。盔甲和兵器都参考各种绣像小说书上的画像来做。样式固然多变化，而且剪的也极为精致。盔的大小适可戴在大指上，以大指的下节做项颈，甲可以披在拳上。四指是屈着的，如果二三指间夹了刀枪等兵器，还可装做武将打仗的姿势。做这种纸盔甲似乎是寿镜吾先生书房里的共同的游戏。鲁迅先生曾讲过，有些学生因妒忌别人糊得好，捉了蟑螂从锁孔里放进书桌的抽屉，于是盔甲都被咬坏了。可见糊盔甲的不止一人，而且好像有时还拿出来比赛的。鲁迅先生的纸盔甲盛在装洋线团的纸盒里，纸盒光洁坚牢，不会被蟑螂咬破。做盔甲的时间常

常在晚上灯下。做好的仿佛有时拿到书房里去，有时又拿回来。

鲁迅先生小时又喜欢描画，画的多数是人物，从各种书上映画出来，后来钉成本子。用的纸多是荆川纸，光，薄，透明。近来已多年不看到这种纸了。笔老是用北狼毫或“金不换”，都是狼（黄鼠狼）毛做的小形的水笔。这种笔鲁迅先生差不多用了一世，我记不起看见他用过别种笔。他病时还叫我们托人去买这种笔，但买好寄到时，人已不在了。

鲁迅先生小时候买的书多数是“花书”，便是各种画谱，细细翻阅，收藏起来。对于书，他非常宝贵，舍不得有一点污损或折皱。翻书页时很当心。买来如见有污损，便拿去掉换。因为书店里钉得不好，常常自己钉过。空闲时也种花，有若干种月季，及石竹，文竹，郁李，映山红等等，因此又看或抄讲种花的书，如《花镜》，便是他常看的。他不单是知道种法，大部分还在要知道花的名称，因为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他抄书的兴致更好，他抄过许多书，一直到山会邑馆里抄碑帖，中间不抄书的时候恐怕不多。

鲁迅先生小的时候，玩的时间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关于玩，大概下雪的时候他也放鸟，也许斗马，便是纸摺的马，二人相对吹去，被撞倒，后退的算输。或别种玩，但我不大记得了。

鲁迅放学回来时做些什么

有一次我到宾符先生的家里去，看见有一条鲁迅写的小条幅。这是真的，鲁迅后来常常给人家写字。

其实，鲁迅向来并不爱写字。除却书房里的“例行公事”外，也不看见他习字，也不看见他考究字帖，家里字帖本来倒是有一些的。他幼时很爱画，放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去买画谱。他把过年时候的压岁钱等所得的钱，总去买画谱。向书坊要了目录来，看有什么可买的。如《海仙画谱》，《海上名人画谱》，《阜长画谱》，《椒石画册》等等，买了许多。当然，并不是怎样好的版本，无非木刻或石印的。买来以后，大都用绢线钉过，因为书坊店里钉的不好，往往容易脱线。并常常改换封面，封面照例用栗壳纸。看画谱的时候常常在晚上。母亲房里有一顶四仙桌，晚饭后，他揩干净桌子，搬出画谱来，一张一张翻开来看。翻时很仔细，先看指上有没有墨迹或是否肮脏。他最恨翻时候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刮过去，使左下角翘起来，再拿住它，翻过去。因为纸面上就留有一条指甲刮过的痕迹了。他总是用指头拿书页摺缝上方印有一条阔墨线处去翻，因为不会弄肮脏。我们伏在桌子旁边看，手当然不许伸开去向书上摸一摸。

如果去摸一摸,或用指点一点,深怕洁白的书页上会弄污,当然是要禁止的。看了,又放到母亲眠床旁边的一只红色皮箱里去。这皮箱里并无衣服,藏的都是他的书。因为木板的书箱虫仔容易进去,所以放在高子口的皮箱里,虫进不去。书当然放得很整齐,大空处放大书,小空处放小书。缝里插些小包樟脑,以防蠹鱼来蛀食。

不但看画谱,而且还喜欢画,有一时期是用荆川纸,因它薄而透明,映在画上描绘。笔用尖细的北狼毫。这样描下许多小说上的绣像之类。他有一次给我画了一个扇面,是一块石头,旁生天荷叶(俗称,书上称虎耳草),有一只蜒蚰螺(俗称,即蜗牛)在石头上爬。并有些杂草,纯用墨画的。

还有一件课外工作,即书房以外的活动,是抄书。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如《南方草木状》、《花镜》、《兰蕙同心录》等等,也占据了他的红色皮箱里一部分位置。后来又得了一部《广群芳谱》。抄的也就是这一类,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等,许多这类文字都抄下来,起初抄的都用荆川纸,画了格子衬在里面来抄。后来刻了有直行的木版,定印了许多张,纸用竹纸,直行的条子用黑色,以后抄书就用这种纸头了。抄时只须衬上横格子,他自己抄不及,我曾经替他抄过几种,但名称现在都忘记了。他喜欢讲草木的书籍的脾气一直保存着,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候,有一天往蟬隐庐去,看见方时轩《树蕙编》,便买了一本。但不久送给我了。他读书时,从书坊里回来,常常看看《花镜》,并曾经加上许多注解。不知这册改过的《花镜》现在还有

在否。

他暇时也种花。种花的时期最长,有时亦养金鱼,有一次并养过趋织(上海叫催绩,即蟋蟀),但不大喜欢,不过偶然玩玩的。鱼较喜欢养,在大陆新村时记得还有一只玻璃水族器,养着几条小鱼。

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在鲁迅幼年时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来,可以分为两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张放纵,一派主张严厉。目的上:一派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一派主张养成正直,



从左至右:鲁迅的父亲,祖父,鲁迅,鲁迅的曾祖母,周作人,鲁迅的祖母,周建人,鲁迅的母亲

强硬的性格。鲁迅的家庭教育系统上是属于严厉的一派的,但到鲁迅时代,周家(鲁迅家)已经在衰落的过程中。鲁迅的祖父和父亲性情又本不严厉。只是鲁迅的祖父以喜欢“骂人”出名,并非拍桌大骂,是喜欢指摘与批评别人。这很为人所忌,因此他常为当时的人所不喜欢。入狱以后,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见人常常从昏太后,呆皇帝骂起,以至于其他的人们,一一指摘他们的缺点和短处。鲁迅也不大赞成他的祖父,实际上他的祖父对于家里的人却并不严厉。

鲁迅对于他的父亲却不然,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好,他的父亲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饮酒,有时亦发脾气。如遇生气时,会把筷丢掉,或把碗摔碎。但对待小孩却和善,从不打骂小孩,鲁迅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只是有时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话去告诉父亲时,他会这样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如果说:“没有。”他会又这样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鲁迅的父亲恐怕他的小孩先去捣乱别人。他认为人如受欺,应该强硬对付,但如无端去欺侮别人,却是不应该的。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鲁迅幼年以至于少年时代,男小孩在读书的家庭里,公认惟一的事务是读书。鲁迅的父亲对于鲁迅的想法也是这样,认为鲁迅小时候最重要的事务是读书。读的只是旧书,就是最初是《鉴略》,以后是“四书”、“五经”这一套。讲到这里,就关连到他父亲教鲁迅读《鉴略》和看五猖会的一段事情了。欧阳凡海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默史》原稿第一章第一节之一(发表于某期《中学生》)上曾记着这事情,说鲁迅正预备去看五猖会的时候,他的父亲还要叫他读《鉴

略》，而且要背出以后才许去看。结果是背出了，他的父亲也答应他去看，但是因为后来鲁迅有“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的话，著者遂批评道：

对这样一位严酷的父亲，鲁迅不能理解的地方恐怕还不止这一端吧？不过他父亲叫他背书的这件事，以中国人的眼光看起来，也不能算太奇怪。旧时的中国读书人对学生对儿子不近人情的地方处处都是，他们底职司差不多专门在摧残儿童，至于怎样教育儿童，怎样的行为对儿童才有益或有害，他们并不想过问。

我为了求事实的真相明白起见，我想指出：鲁迅说的“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的话，据我的了解，是在形容过去当时的情况，即形容当时所感到不快意，甚至于后来追想起来犹如此。其实鲁迅不会真的不理解：在那时候，真是严厉的家庭，迎神赛会，根本就不会许可小孩去看的，就是现在，也极少听到会有谁的开明父亲叫小孩书可不必读，还是去看戏去的好。将来教育的方法进步了，使小孩不觉得“做功课”的苦是可能的，但是功课也许仍比“玩”重要些。我想，鲁迅的父亲只要鲁迅把功课背出了许可他去看五猖会，在那时候，已经要算比较的“民主”了。倘使鲁迅真的不了解他的父亲的话，我想，不至于因了他的父亲的病被旧医所误这件事，隔了多年以后（南京学矿毕业以后），还会决心往日本仙台去学医的，——

虽然后来因为受了更大的刺激,中途改习了文艺。还有,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在《文艺阵地》四卷一号上登着欧阳凡海先生的文章,讲到鲁迅的婚事,颇有谴责他的母亲的话。那时候主持家政的是鲁迅的母亲,说亲戚家族催迫鲁迅结婚,迫得鲁迅“神经衰弱起来”之类的话,也就不能不说是责备他的母亲了。这话恐怕也不一定对。这从后来发表的若干鲁迅写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来的。但说起来很琐碎,现在不讨论它了。

前面说到一点点,即说到鲁迅幼年时代的家庭教育有二派,一派是主张养成拍马钻营的手段,一派是主张养成强硬的性格。社会上也恰有这样二派人存在。鲁迅的性格属于后一派。他和他们战斗的,往往是当时有权势的那一些,如章士钊是他的顶头上司,陈源教授是当时有“大名”的教授。鲁迅在教育部中任职的时候,他当社会司下面的一个科的科长,是管图书馆等事情的。有一回,一个次长叫他办一件公事给他批准,他看了一看公文,说不能批准。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可以说是不照做官的规矩,但鲁迅决不肯放弃自己做事的规矩,他的规矩便是对于旧社会的旧势力强硬应付,不屈服,不随便。要这样做,首先是须具备这一些条件,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亦即不怕因此而来的压迫。这勇气和站在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方面是分不开的。

的,因此也就理直而气壮。

在污浊的社会里,能够吹牛拍马的人无疑的较适于生存。但强硬的也能生存,因为在那个社会上,人多受压迫,受压迫的人时时觉得不平,因此赞成刚强不屈的人,因为知道他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吹牛拍马的在依靠自己的技巧以求自己利益的生存的时候,性情强硬的人却为大部分人所喜欢,所赞助。

鲁迅的幼年时代

鲁迅生长在浙江绍兴城区的东昌坊。抗日战争时期本地的人们把这地方改称为鲁迅镇。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反对革命，及和人民为敌，害怕提起鲁迅的名字，遂把鲁迅镇这名称去掉了。现在已称为鲁迅路。

鲁迅出生时(1881年，前清光绪时代)祖父在北京当京官，父亲在家里继续读书。那时候读书人惟一的出路是投考，准备去考举人。母亲名叫鲁瑞，生长于安桥头(村名，那里有桥曰安桥)，全村皆姓鲁。那时除外祖家读书外(后又有一两家读书)，全村都是种田的。大多数男子都兼会做酒。

早先的制度，乡村里分为社(城内称保)，社中常有庙，叫做社庙。庙中虽塑有泥神，但老百姓不全迷信。那庙不全作敬神之所，实际上寄存着若干水车及农具，兼作“贮藏库”用的。每年于一定时间做的戏叫做“年规戏”，社庙里每年做的年规戏就叫作社戏了。鲁迅的《社戏》里所描写的就是往社庙里去看戏时候的情形。七斤，六四等农民都是和外祖同辈的人(但年纪却很轻的)。七斤与六四是亲兄弟，鲁迅与七斤特别熟，常与他往镇塘殿等处去玩的。有时也